

昨晚《夜宴》今日《盛宴》

文人实话实说

盛宴

一套纵论官场腐败的文化大餐
一部惩恶扬善的长篇力作

老丘
著

重庆出版社

昨晚《夜宴》 今日《盛宴》

文人实话实说

盛宴

一套纵论官场腐败的文化大餐
一部惩恶扬善的长篇力作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文人实话实说·盛宴/老丘著. —重庆:重庆出版社,2002.1

ISBN7-5366-5598-3

I. 文... II. 老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1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77154 号

盛 宴

(文人实话实说)

老丘 著

责任编辑 周英斌

封面设计 小 符

技术设计 刘忠凤

重庆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)

新华书店经销

重庆市联谊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20 印张:16

字数:300 千字

2002 年 1 月第 1 版

2006 年 8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366-5598-3/I·1070

定价:26.80 元



楔 子

陕西古称三秦。三秦大地，黄土厚积，既孕育了慷慨悲歌的侠义之士，又生发出无数荡人心魄的锦绣文章。经岁月多情的加工，这块土地终于出现了一个文学奇才。那奇才是个大手笔，他将缠绵忧伤的信天游和悲凉凄艳的秦腔吞下肚去，聚成一股丹田之气，张口吐出一部《废都》，吐出了二十世纪末叶的中国之苍茫。

这都是 20 年前的事儿了。

那阵子儿，中国人睁大了眼睛看《废都》，用了心思想《废都》，于是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将《废都》里发生的故事与自己周围的实际联系起来，于是都情不自禁地想起了《废都》里那个以捡破烂为生而又善编社会民谣的老头，回味着老头随口吐出的那两首形象极致的民谣：

一类人是公仆，高高在上享清福。
二类人作“官倒”，投机倒把有人保。
三类人搞承包，吃喝嫖赌全报销。
四类人来租赁，坐在家里拿利润。
五类人大盖帽，吃了原告吃被告。
六类人手术刀，腰里揣满红纸包。
七类人当演员，扭扭屁股就赚钱。
八类人搞宣传，隔三岔五解解馋。
九类人为教员，山珍海味认不全。
十类人主人翁，老老实实学雷锋。

革命的小酒天天醉，
喝坏了党风喝败了胃，
喝得群众关系大倒退，



喝得夫妻背靠背。

老婆告到纪委会，

书记说：该喝的不喝也不对。

这两首民谣因《废都》一书的出版而普及全国，深入人心。后来便如老鼠下崽儿，一季一窝，下出了无数嘲讽贪官腐败的打油诗，再后来就演变成了手机短信或曰“荤段子”，成了人民酒桌茶肆的谈资。

到了21世纪初，有一个好闲者姓万，职务乡长，万乡长在文革期间因善编顺口溜鼓舞士气而闻名遐迩，自然对自己的特长而耿耿于怀，他得知废都城内有这样的一个人物，顿生钟子期邂逅俞伯牙之感，便沿城里的大街小巷四处寻找那个捡破烂的老头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万乡长找到了捡破烂的老头，两人进了——家小馆子，饮酒谈民歌民谣，其乐融融。饮到酒热耳酣之时，万乡长感叹道：“当年你那两首歌真好，绝唱！要不是贾先生将它写出来，那就是藏之名山，甚为可惜了！”捡破烂的老头摆手一笑：“万乡长，你错了，这两首歌早已公诸于世，并且创造了丰厚的经济效益！”万乡长的嘴张大得几乎能吞下一个鸡蛋：“真的？”捡破烂的老头板起了面孔，严肃地说：“你先听我讲一十故事！”

捡破烂的老头说：“我有一个徒弟叫零零，零零是个孤儿，他虽跟我捡破烂，但却不甘心于赚小钱，总想一天能吃成个大胖子。有一天，他听我随口念了这两首歌谣，立刻激动得四肢无力，口中喃喃念着：‘我要发财了，我终于有发财的机会了！’第二天，零零就不辞而别了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他去了北京，将这两首歌谣打印在一张纸上，再拿到闹市区去叫卖，一块钱一张，连续卖了两天，每天卖了几万份，随后转移到了大连，再后到了成都，再后到了贵阳、昆明……辗转巡回，他赚了一大笔钱，落脚到重庆开了一家店子，做起了专编民谣兜售手机铃声的生意。照他自己的话说就是：“我栽了那么多的刺，现在总该栽点花了……”

万乡长听了这个故事，顿生豪情，将杯子与捡破烂的老头手中的酒杯一碰，朗声道：“老哥子，人家都说我是Y乡长，说我办事说话都很Y，我承认。但是，你说的故事不Y，来，我敬你一杯！”捡破烂的老头用



颤抖的手举着半杯酒，与万乡长碰了一下，说话时舌头已不活动了：“Y乡长长，我以后就叫你 YY 乡长长了……”万乡长手中的酒杯脱手滚在桌上，酒水泛滥开来。两人都靠着桌子发出了清脆响亮的鼾声。第二天，万乡长以半醉半醒的口吻对部下说：“那个废都老头有名堂，你们跟我调查一下他的身世！”就这样，“捡破烂”三个字被省略了，那个老头约定俗成被简称为“废都老头”。

废都的很多文化人开始对废都老头感兴趣，其中有一个文化馆的干部名叫老丘。老丘获得了关于废都老头的丰富的档案资料。



第一章

据老丘考证结果,得出结论:废都老头姓郝,名叫发达。郝发达的祖辈父辈都是标准的农民,且是看着“一”字认扁担的睁眼瞎,郝发达诞生时,父亲对他寄予厚望,盼他长大后能有所作为。郝发达天生聪慧,读中学时便显出要干一番大事业的勃勃雄心来,谁知他高中毕业时正赶上反右时光、患有妒才癖的班主任轻轻做了一下手脚,就堵死了郝发达跨进大学的校门,心比天高命如纸薄的郝发达只好回到农村,老老实实地当了知识青年,郝发达自恃鬼才,好动嘴,不时说出些歌谣来,让人听起来挺怪味怪味的。他在三年困难时期创作的两首民谣至今还隐隐约约流传于民间:

一进食堂门,
稀饭几大盆。
瓢儿搅三转,
浪子打死人。

一棵玉米五寸长,
刚刚出土就当娘
啥子原因?
营养不良!

当地人见郝发达确有些才华,便举荐他到大队民办小学当了教师。郝发达教书认真,口碑很好,他只期望有朝一日能成为一公办教师,那才是名副其实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!他知道,中国是个只讲招牌不讲真才实学的国度,纵使你有通天本领,只要你是农民,你便不是人才!在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,插着一块高入云霄的招牌,招牌上赫然写着四个醒目的大字:拒绝农民!郝发达百般认真百



般努力，他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一定要脱掉身上的农衣，一定要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！终于有了一个民转公的机会，但是郝发达被人诬陷被人挤掉了。这可怕的“但是”激怒了郝发达，他开始了漫长的上访告状生涯，他住进废都这个城市，一边捡破烂维持生计，一边继续他的告状使命。寒来暑往，几度风雨几度春秋，郝发达渐渐习惯了捡破烂的生活，对转正那个劳什子也失去了信心，反倒觉得自己的日子过得有盐有味的，人生路上走，何处不风流？白天在大街小巷里转悠吆喝，晚上喝上二两，酒醉饭饱之余，偶有灵感爆发，创作出一些被人称为民谣的顺口溜，自哼自唱，便是潇潇洒洒，不是神仙胜似神仙！

老丘知道郝发达肚子里有些名堂，就编方设条地要把他肚子里的怪筋牵出来。一日，老丘将郝发达请进一家小馆子，点上几道好菜，拎了一瓶美酒，二人对座畅饮。几杯酒下肚，郝发达脸上泛红，嘴巴便没了遮拦，经老丘甜言蜜语的诱惑，一些新编的歌谣就流了出来：

抬头往小车内看，
坐了几位刘青山张子善。
先枪毙，后审判，
绝对没有冤假错案！

（老丘批曰：虽有气，但缺少法律常识！）

吃点麻辣烫，看点歪录像。喝点豆豆酒，打点小麻将。

（老丘批曰：这是某些城镇人的小康标准，与 21 世纪新标准差得太远！）

锅里有煮的，
床上有捂的，
桌上有赌的。

（老丘批曰：这是农村人的小康意识，看来，城乡差距正在缩短。）

脸挨脸，嘴对嘴，
男的跳成三条腿，
女的跳出矿泉水。



(老丘批曰：虽形象但失之雅观，有如《诗经》中之“郑风”“卫风”。)

七十年代的官两袖清风，
八十年代的官无影无踪，
九十年代的官可当富翁，
21 世纪的官要抗腐风。

(老丘批曰：时风日下，钱这狗东西也是嫖客性格，专嫖当官的。)

现在的男人真正怪，五十六十才变坏。爱的是夜总会，玩的是下一代。

(老丘批曰：悲哀!)

当官靠后台，
出名靠电台，
赚钱靠乱来。

(老丘批曰：咋个把“靠山吃山”的祖训忘得一干二净了？乱套了!)

工作就是开会，
改革就是整累。
办事就是勾兑，
协调就是喝醉。

(老丘批曰：岂有此理，打胡乱说。长此以往，国将不国。)

村哄乡，乡哄县，
一直哄到国务院。
国务院只好下文件。

(老丘批曰：有句古话叫做“哄鬼去”，现在应该改为：哄人去!)

早上是包公，
中午是关公，
下午是济公，



晚上是端公。

(老丘批曰：这就是某些腐败的乡、镇长和局、行长一天生活的真实写照，很有些浪漫色彩。)

吃喝嫖赌不算好，
金钱权利却也奇，
欲将贪官比野兽，
淡抹浓妆总相宜。

(老丘批曰：此谣从苏东坡西湖诗点化而来，但没有讲究平仄。)

管森林的吃木料，
管车子的吃车票。
办报纸的吃广告，
办案子的吃传票。
搞宣传的吃口号，
管档案的吃资料。
搞计生的吃衣胞，
搞教育的吃学校。
管土地的吃土地，
医病的专门吃药。
当官的最为霸道，
张口能把人吞掉。

(老丘批曰：一幅商业贿赂群丑图，他们都有吃的，我吃什么呢？)

当官不为民作主，
不如上街卖屁股。
换点钱来积阴德，
以求儿孙不嫖赌。

(老丘批曰：话虽刻薄了一点，但也不算过分。)

我们走进歌舞厅，



不管那静夜已深。

不付钱,不开票,

自有人给我们报!

在那成群的小姐里,

有我临时的好知己!

(老丘批曰:大言不惭,有些闹不清自己是谁了?)

天大地大不如权大,

爹亲娘亲不如钱亲。

(老丘批曰:此诗批判的人,人情味已丧尽。)

曾经茅台难为酒,

除却中华不是烟。

山珍海味摆满桌,

不知筷子往哪拈?

(老丘批曰:好一个饮食菩萨!)

老丘弄到了这么些歌词儿,如获至宝,高兴得就像郝发达捡到了很多很多的破烂一样。老丘将这些歌词整理了一遍,用仿宋字抄写整齐,并加了自己的批注,再装订成一本小册子,且在封面上写了一个标题:警世歌谣。想了想,他又添了五个小字:废都老头著。老丘不愿将郝发达的真实姓名写出来,因为知道废都老头唤作郝发达的人并不多,老丘保住了这个秘密,就等于拥有了一项专利。老丘知道,这《警世歌谣》很难有公开发表的机会,将这东西儿拿到自由市场上去叫卖赚钱也是不可能的,但他可以将其作为炫耀的资本。老丘到乡下采访的时候多,与乡干部喝酒的机会也多,到那时,随便拈两首出来调侃一番,至少也能赢来一阵笑声和几缕羡慕的目光。无论如何,在被羡慕的目光包围和被笑声的簇拥中过日子,是值得骄傲的。老丘为自己的设想暗自得意了好久。这天,老丘要写一篇民俗方面的论文而下乡采访,他采访的对象恰是万乡长。万乡长很热情地接待了老丘,两人一边喝茶一边闲吹,渐渐地吹得山呼海啸了。万乡长也是个极爱卖弄的人,只是他嘴里吐出的东西大凡荤的多素的少,上不了档次。万乡长喝了几口茶,朗声念道:“一面麻子一面光,中间栽根肉桩桩。这是个



谜语,你猜猜是什么东西?”老丘微微红了脸,摇头。万乡长得意地笑了:“是顶针。”老丘称赞道:“果然很形象!”万乡长有了兴趣,说:“我再打个谜语给你猜:弓背弓背,不爬你妈,就爬你妹。猜猜看,是啥东西?”老丘受了侮辱,心里暗暗骂道:“我才爬你妈,爬你妹!”万乡长已看出了老丘脸上有不快的神色,忙解释道:“丘同志,我可没有挖苦你、占欺头的意思,这真是一个谜语,是木梳。”老丘一听,脸上顿时云开雾散,不觉笑出声来:“打得好!”万乡长更加得意了,随口说道:“我再打个谜语给你猜,你听好:你在那边站起,我在这边睡起;只要你敢过来,我就跟你钻起;你想板,我就钻紧点;你要犟,我就钻到天亮!快猜,是啥东西?”万乡长说完,抿了一口茶,点燃一支烟,像个望天龙似地看着屋顶,不再说话,一副沉思者的模样。老丘这次没有暗骂,而是努力开动脑筋,决心要猜出这卜谜底。万乡长的眼角不时漏下一点余光,扫瞄着老丘的窘态,心中升腾起一丝胜利者的快感。闷了好久,老丘知道自己已经无能为力了,只好向万乡长求教:“我猜不出,请乡长揭底!”万乡长又喝了一大口茶,这才慢条斯理地说:“其实很好猜的,就是门和门栓,你说像不像?”老丘隐去尴尬,连声叫好。二人继续喝茶神聊海吹,中午已到,坐到酒桌边,开始喝酒吃菜,满满地坐了一桌,九个主人陪老丘这个贵客。罗汉请观音,客少主人多。老丘见机会来了,他要当着众多的人把先前输掉三局的面子捞回来。老丘端起酒杯,与万乡长碰了一下,说:“乡长,我打个谜语给你猜:老太婆调戏小伙子。猜一道菜名,你猜猜看,是啥菜?”万乡长摸了下脑壳,进入了状态,其余的陪客也开动了脑筋,各自暗暗加劲,都想得个头彩。只一会儿,万乡长拍了下桌子,喊道:“我猜中了:银丝嫩笋汤。”老丘摇头:“不对!”一位副乡长说:“大汤划水。”老丘还是摇头:“也不对!”妇女主任大声说:“雪里红梅。”老丘仍然摇头:“更不对。”主人家们失望了,他们只好催老丘:“猜不中,你快说出来!”老丘用筷子点着中央的一盘菜说:“就是它:干煸子鸡。”妇女主任首先喝彩:“妙,妙不可言。”一阵热烈的掌声过后,万乡长喊:“丘同志,再来一个!”老丘毫不谦让,随口说:“女人骑在石狮子上,猜一成语。”乡长连连摆手:“没意思,不精彩!女人骑在男人身上才精彩。我们的墨水瓶里又没什么文化,猜成语典故都是外行。”妇女主任却感兴趣:“丘同志,你说出来听听,是啥成



语?”老丘犹豫了一会儿，终于说出：“因(阴)小失(石)大。”妇女主任一听，首先红了脸。其余的人慢慢品出味来，又是一阵喝彩。万乡长更是兴奋：“再来一个，要荤的。”老丘放下筷子，喝了半口酒：“好，来荤的。两口子亮家伙。猜一句七字俗语。”万乡长叫唤起来：“猜不中，你快点说出来就行了！”急不可耐之情溢于言表。老丘心平气和地吐出七个字：“一个钉子一个眼。”掌声、嘘叫声、欢呼声交织一片，在饭桌上空久久回荡不息。万乡长激动得在老丘的肩上拍了一掌：“看不出来，你们这些文化人衣冠楚楚，说风话就像吐珍珠，一肚子全是坏水儿！”妇女主任更是兴奋有加，她双眼里放射出蠢蠢欲动的的光芒，终于忍不住对老丘说：“丘同志，我打个谜语给你猜：男人的内裤。猜一体育名词。”老丘抓了下头皮，觉得有些费猜，还没容他细想，妇女主任便喊出来了：“网球！”众人鼓掌，老丘也称赞构思奇妙。妇女主任受到鼓励，决心连续作战，脱口又出一谜：“女人的内裤。也猜一个体育名词。”她的话音刚落，万乡长不假思索就报出了谜底：“篮(拦)球！”妇女主任立刻鼓掌：“乡长猜对了。”老丘顿觉兴味索然，这些人吃饱了饭只会说球！老丘举起酒杯，提议：“来了那么多的荤东西，现在来点素的下酒！”说着，便背诵了两段郝发达编的歌谣，刚刚背完，万乡长立刻说：“嗯，这是废都老头编的，肯定是！”老丘心里一惊，忙问：“你咋个知道？”万乡长挺了下胸膛，颇为自豪地说：“嗨，我和他是老朋友了，我俩喝酒的次数起码有十回！”老丘半信半疑：“真的？”万乡长语气坚定：“当然！本乡长除了向上级汇报说假话以外，其他的事很少说假话！”老丘仍旧疑点未消：“那，你知道废都老头的姓名吗？”万乡长嘴角翘起一丝自信的微笑：“连他的姓名都不知道，还算得上老朋友吗？”全桌人的兴趣都转到了有关废都老头的真名实姓上，这的确是一个新鲜的话题。妇女主任等不及了，摇了下万乡长的肩膀：“乡长，快说，废都老头的真实姓名是啥？”万乡长却摆摆手，神秘兮兮地说：“别慌，拿笔来，我和丘同志背靠背，将废都老头的姓名写在各人的掌心里，然后对开，看是不是一样的？”众人齐声叫好办法，老丘电觉得这样做挺有意思，至少有一层神秘色彩。两人立刻离饭桌几尺远站定，背对着，在自己的掌心里写了几个字，捏紧拳头回到席位坐定，两拳头轻轻碰了一下，慢慢放开。众多的目光直射两扇手掌。老丘的掌心里写着“郝发达”，而



万乡长的手心里写的三个字则是：不知道。万乡长哈哈大笑：“我只使了点小聪明，就把你的秘密套出来了。哈哈，大聪明总是斗不过小聪明！”一种莫名可状的悲哀向老丘袭来，他无言以对，他输给了一种古老而笨拙的小戏法。万乡长说了声：“对不起，我做假已成习惯了。”语气很带感情，胜利了的虚假依旧对失败的真实暗中佩服不已。荤的素的都说够了，大家认真喝酒，用菜下酒，这才是正宗。这桌酒席吃过之后，郝发达的名字连同他的民谣新编传出去了，整个西京城里闹得沸沸扬扬的，关于《废都》的话题又掀起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高潮。

郝发达从此便卷入了漩涡之中，几经努力依然难以脱离尴尬。



第二章

郝发达捡破烂的生涯虽无规律可言,但每天要重复千百次的语言几乎永远不变的仅四个字:收破烂的……声音一抖一抖的有如波浪的起伏。再加上他那双细长的眼睛和盯人时冷冷的光辉,他的特色就显而易见了,废都城越来越多的人认识郝发达了,并且很快就把他当作贾平凹所写的《废都》中的那个捡破烂的老头。郝发达在废都里成了家喻户晓的名人,他慢慢地有了很多朋友,那些朋友大都属贫民阶层,能帮郝发达的也仅一点小忙。

郝发达最好的朋友应该是老丘和万乡长了,虽然那情份有些酒肉之缘,但仍不乏惺惺相惜之真诚。

这天,老丘佩着“文化稽查”的袖标,坐在一辆带了拖斗的摩托车上,威风凛凛地在大街小巷里巡视,他突然瞥见了郝发达。郝发达背上驮着竹筐,手执一把细长铁钩,弯着腰捞取街上失落的纸屑和塑料袋子,动作慢吞吞的,极像一只在地上立着行走的虾子。老丘及时刹住车,喊了一声“郝老师”,声音太小,郝发达没有反应。老丘的声音大了些:“老郝!”郝发达依然捞取他的破烂,没有应声。老丘只得大声直呼其名:“郝发达!”郝发达抬起头来,一脸冰冷之色,待认出了是老丘时,笑容才破绽而出。老丘朝他招招手:“你过来,我有话对你说!”郝发达蹒跚而至,老丘四下望望,小声说:“明天要美化市容,你可得躲一下。”郝发达无所谓地回答说:“嗯,美化市容,我也在美化市容,天天都在美化市容呀!”老丘急了,提醒说:“每次美化市容,都要运垃圾出去倒,郝老师,你该明白我的意思了吧!”郝发达点点头:“明白,美化市容当然要把垃圾运出去倒啰,要不,咋个美化呢?”老丘更急了:“我说的是活垃圾,不是一般的垃圾,你该懂了吗?郝发达还是满不在乎:“管他活垃圾还是死垃圾,是垃圾就得运出去倒。”老丘的忍耐是有限度的,他不愿再和这个废都老头磨嘴皮子,于是吼起来:“郝发达,你知



道不，活垃圾就是人，你就在活垃圾之列！”吼完，老丘踩动马达，摩托车嘟嘟地开走了。望着老丘远去的背影，郝发达长长地叹了一口气：唉，你何必来替古人担忧呢？

郝发达何尝不知道“美化市容”的真正含义呢？他也曾有过被当作垃圾运出去倒掉的三次经历，只不过被倒几天后他又走回来了，他毕竟长有两条善走路的腿。活垃圾不知何年何月何日何人的发明，其专利绝对属于中国人，其发明者至少应该获得——枚用黄泥巴做的十吨重的奖章！为了塑造某个城市的形象，某一天，那个城市的执政者作出决定：将该城市长期露宿街头的乞讨者、捡破烂者以及残废的卖艺者统统集中起来，装上车，运往几十里上百里乃至几百里的地方倒掉，以净化自己那个城市，这些被倒掉的几种人被称为“活垃圾”。

某个城市的首次行动大获成功，很快便成为经验不成文地推广开，全国许多大中小城市纷纷效尤，于是，你市的活垃圾运来倒在我市里，我市的活垃圾又运去倒在你市里，来而不往非礼也。运倒活垃圾顷刻间便成为许多城市的一道黑色风景线。江山依旧，活垃圾依旧，只是换了地方时间而已，城市还是那座城市，而执政者们的灵魂却肮脏了。郝发达一边走一边想，他已当过三次活垃圾了，再当十次百次又何妨？正像一颗子弹从身上穿过去了，即使用专车运子弹来也不怕了！是祸躲不过，该来的总是会来的。郝发达慢慢地心平气和了，仿佛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似的，他提高声音吆喝着，理直气壮地走在长街闹市上，不知不觉，郝发达已将太阳吆到西山下了，他已将全天收拾的破烂分门别类整理后，送交收购站，换成了零零碎碎的钞票，揣着钞票，驴嘘马昂地跨进了一家微型馆子，要了两碟小菜，二两白干。自斟自酌潇洒起来。郝发达嘴里抿着酒，眼睛却投向了门外，他虽心静如水，却巴望此刻能寻到一两个熟人，酒友当然更好，邀他进来对饮一杯，不亦快哉！郝发达自我标榜为酒仙，与酒鬼的档次有天壤之别，酒仙以饮酒为乐，全在一个乐字，酒鬼以饮酒为主，全在一个昏字。酒仙理所当然地看不起酒鬼！郝发达盼望能寻到一个酒友还有一层伤感的意思，明天，他就要被当作活垃圾运往他乡异土了，虽然不久就会归采，只能算短别离。短别离与长别离本质是一样，充满伤感，难怪古人有诗云：人间苦痛千般事，无非死别与生离。郝发达心中蓦地浮出李



白的几句诗来：“送君灞陵亭，灞水流浩浩。上有无花之枯木，下有伤心之春草！”他想着，便吟出声来，杯中的酒浪出两滴来，他仰脖一口吞下，眼前没有一个旧友半个故交，伤感重新聚集心头，目光仍在店外逡巡。

突然，一张熟悉的面孔跃入了他的眼帘：万乡长。万乡长正大摇大摆地迈着老鼠步，毫无准星地走在大街上，看样子已在似醉非醉之间。见到了万乡长，郝发达仿佛久旱的禾苗逢甘霖，此时遇上了大救星，他将酒杯重重地朝桌上一放，拼尽力气吼了一声：“万乡长！”俨然从遥远的地方传来一声多情的呼唤，万乡长的双脚像涂了胶一般被粘在原地了，他也看见了酒店里端坐的郝发达。万乡长一摇三摆地来到郝发达的面前，站得似稳非稳地发放出一个长长的酒嗝，再定了定神，依稀认出了眼前孤独喝酒的人是谁，这才半真半假地说了一声：“你你是郝发达郝老师吗？啊呀？”听那语调，郝发达知道万乡长已有八成醉了，不宜再邀他人桌，便将手一摆：“你认错人了，你快走吧，对不起。”万乡长不听这话，也不管对得起或对不起，就径直闯进店来，身子歪歪倒倒的，语言却很清晰：“姓郝的，老子两个今天晚上单挑。哪个先倒桩的就是么筒！”万乡长重重地坐在凳子上，凳子发出一声轻微的呻吟，他举起一根指头，在空中画了个半圆，大声武气地喊叫：“老板，来一斤白酒！加两个炒菜，烧一个汤！”他瞄了郝发达一眼，面露得意之色，又追加一句说：“所有的钱本乡长开了，只消我签个字就行了。”郝发达听得张口结舌，老板却听得有些莫名其妙。

万乡长拍了拍桌子，又朝老板发话：“喂，老板，加一个碗，添一双筷子，手脚快点嘛，死了也好穿衣裳！”郝发达见了一斤酒，已吓得双眼发直了，要是真的与万乡长平分秋色，自己今晚上不醉死才怪呢！万乡长将酒倒进大碗里，老牯牛饮水似地扯了几大口，碗中的酒已少了几圈。郝发达忙伸手拦住他：“万乡长，慢慢喝，今晚上的夜还长得很呢！”万乡长一抹胡子上的酒滴，奖励给郝发达一个傻笑：“嘿嘿，这就叫舍命陪君子，月母子将就男人，宁伤身体，不伤感情，我这个人就喜欢这样。”郝发达眼珠子转了两下，把话岔开：“乡长进城来，是开会，还是办事？”万乡长吃了一口菜，气呼呼地说：“当然是开会啦，除了开会还是开会，国民党的税多，共产党的会多。这话还只说对了一半。”郝